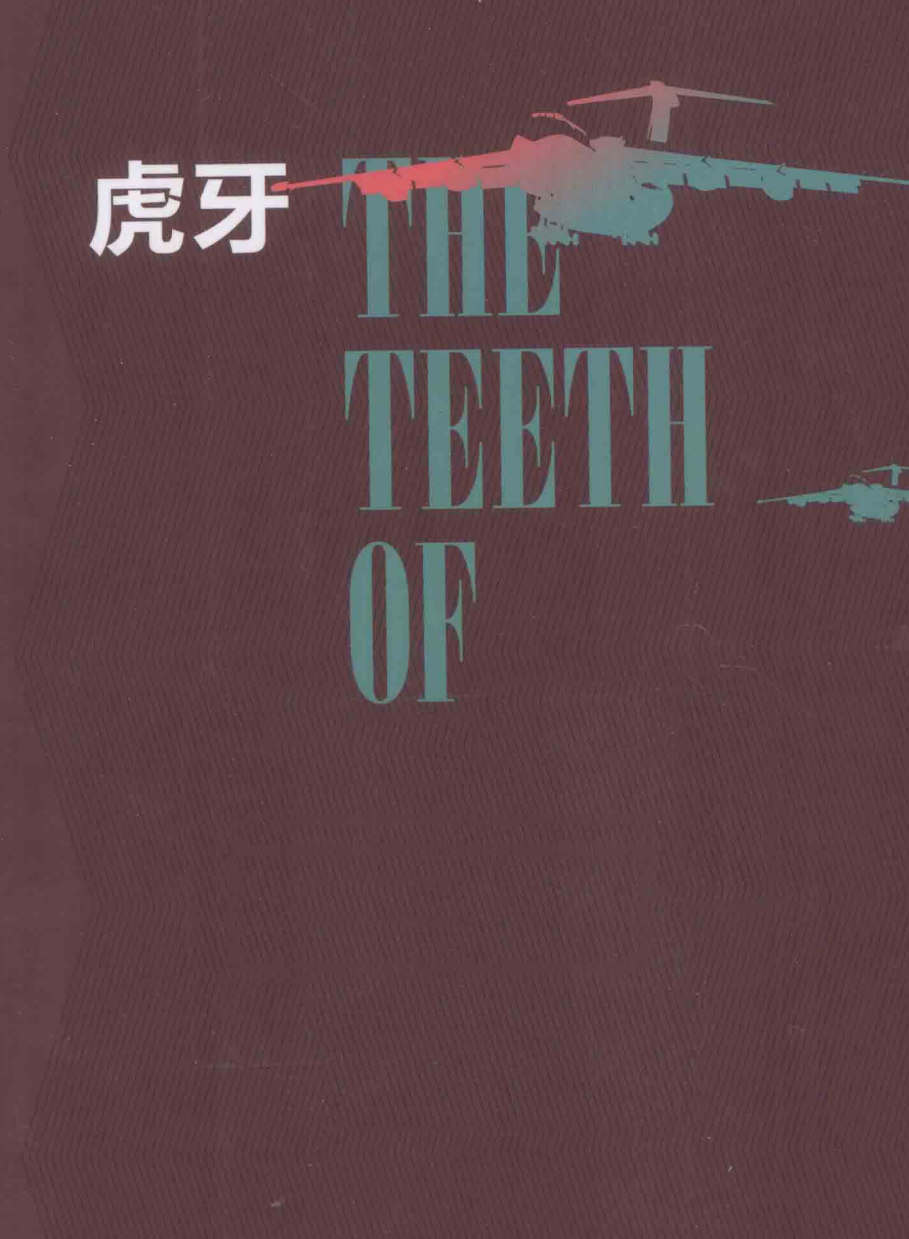


Tom Clancy

汤姆·克兰西

虎牙

THE
TEETH
OF



管舒宁 陈瑛 卢秋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om Clancy

汤姆·克兰西

虎牙

The Teeth of the Tig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虎牙/(美)克兰西(Clancy, T.)著;管舒宁,陈瑛,卢秋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6

书名原文: The Teeth of Tiger

ISBN 978-7-5327-5410-6

I. ①虎… II. ①克…②管…③陈…④卢…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9601 号

Tom Clancy

The Teeth of the Tiger

Copyright © 2003 by Rubicon, Inc.

This edition is arranged with Rubicon,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5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4-244 号

虎牙

The Teeth of the Tiger

Tom Clancy

汤姆·克兰西 著
管舒宁 陈瑛 卢秋平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丁宇岚
装帧设计 杨林青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384,000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410-6/I·3146

定价: 27.00 元

本书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0512-52219025

献给

克里斯和查理

……当然，还有阿利克斯女士，
她一直给人以激励

致谢

意大利的马可，提供旅行路线

理查德·莫特，提供医学知识

玛丽和埃德，提供地图

雅各布女士，收集资料

罗兰德，提供科罗拉多州的一些情况

迈克，给我灵感

以及其他一些人，提供相关重要细节

“人们在夜里能安然入眠，只因为有
猛士随时准备教训那些作恶之人。”

——乔治·奥威尔

“这是一场无名战士的战争；但让我
们同心协力，不要丧失信心与责任……”

——温斯顿·丘吉尔

在人间，或在天堂
国家是禁止还是放纵
杀戮是明智还是愚蠢
不管是已出人世还是尚在腹中——
这些是人人思考的问题
学问们争论不息
然而，作为神圣的国家（我们生来这么认为）
就要进行神圣的战斗

不论人民是被上帝引领
还是受到最粗的嗓门诱惑
不论是被刀剑屠戮
还是被选票廉价地出卖
这是我们曾经面对的事情
（死去的人不会从墓中爬出）
神圣的人民
永远不会成为奴隶

无论出于什么借口
不管是给予还是索取
超越法律的权力
忍受就无法生存
不管是神圣的国家还是神圣的国王——
或是神圣的人民的意志——
决不与无理从事交易
举起枪矛，参加战斗！
跟我一起说
只要还有人民——恐怖就无从而生
只要还有人民，地狱也能变人间
地壳抬升粉碎一切。听，哦，屠杀！
只要还有人民——就永远不会发生！

——鲁德亚德·吉卜林《麦克多那之歌》

目 录

引子 河的另一边	1
第一章 反恐训练营	16
第二章 联合起来	29
第三章 灰色文件	40
第四章 新兵训练营	56
第五章 同盟	70
第六章 对手	83
第七章 过境	96
第八章 信仰	108
第九章 与上帝同行	118
第十章 目的地	131

第十一章 过河

142

第十二章 抵达

155

第十三章 碰头地点

169

第十四章 天堂

197

第十五章 红外套和黑帽子

211

第十六章 追赶的骏马

224

第十七章 红色小狐狸和第一道篱笆

236

第十八章 离去的猎狐犬

249

第十九章 熊和杀人犯

262

第二十章 捕猎声起

276

第二十一章 欲望号街车

288

第二十二章 西班牙阶梯

304

引子 河的另一边

戴维·格林高德一直生活在布鲁克林这个典型的美国社区，但是在他的犹太成人仪式上，他的生活发生了些重大变化。一经宣布“今天我成人了”，他就跑到庆祝聚会上，同一些从以色列来的亲友见面。他叔叔穆赛是当地一位相当成功的钻石商。戴维的父亲则有七家珠宝零售店，旗舰店开在曼哈顿第四十大街。

就在父亲和叔叔喝着加州葡萄酒谈论生意那当儿，戴维已经和大堂兄丹尼尔溜开了。长他十岁的丹尼尔刚刚开始为以色列重要的海外情报机构摩萨德效力，这个典型的新手讲起自己的经历来着实让堂弟乐不可支。丹尼尔曾在以色列伞兵部队服役，跳过十一次伞，在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战争^①中参加过几次军事行动。对他来说，那简直就是一场快乐的战争，战友没有惨重的伤亡，区区数架被击落的战机使得这场战争看上去更像是一次运动冒险——一次狩猎对抗赛，很危险，但不至于太危险，而结局实际上与他战前所预测和期望的也一模一样。

这些故事同每晚那些占据电视报道头条的郁闷的越战新闻相比，可谓生动的对照，加之戴维对自己的宗教身份刚刚得到再次确认的兴奋，他当即决定高中一毕业就移民到他的犹太祖国。他父亲二战期间曾在美国第二装甲师服役，根本不认为这种冒险有什么让人可乐的，一想到儿子有可能要到亚洲的丛林里去参加一场无论在他还是任何一个他认识的人看来，都毫无热情可言的战争，就高兴不起来——于是一毕业，年轻的戴维就乘以航的班机飞往以色列，而且真的就不回头了。他重新拿起希伯来语，参了军，然后，像他的堂兄一样，被招募进摩萨德。

这一行当他干得很好——好到他如今已是罗马情报站的头头，一项并非无关紧要的

任命。与此同时，他的堂兄丹尼尔离开了这一行，回头经营家族生意去了。那收入可要比一个政府公务员好得多。在摩萨德的罗马情报站当家可把他忙得够呛。他手下有三个全职情报官，负责采集数量可观的情报。这些情报有些是来自一个名叫哈桑的特工。他有巴勒斯坦血统，同巴勒斯坦解放人民战线里的人交情不错，他把打探来的消息与敌人分享，为的就是钱——足够多的钱，实际上，是要多到买得起距离意大利议会大厦一公里远的一套舒适的公寓。戴维这天要去取情报。

这地方他先前使用过，就在西班牙台阶^②下的乔瓦尼饭店的男厕所里。先不慌不忙地享用一顿法式小牛肉午餐——这里做得可谓上等——喝完白葡萄酒，随后他起身去取他的包裹。情报的秘密藏身之处就在最左边那只便斗的底部，一个戏剧化的做法，但也有好处，不易被发现或清洗掉。那儿粘着一块钢牌，即使被人瞅见，也显得很平常，因为牌子上凸印着厂商名以及一个毫无意义的数字。他朝便斗走去，打算利用方便一下的机会把东西拿到手。正忙着，他听到门嘎吱打开了。他不在乎进来的是谁，但为了万无一失，他故意把香烟盒掉在地上，然后当他弯腰用右手捡香烟盒的时候，左手一把将那只绝妙的小包从藏匿处掏出来。他的身手不错，活像一个专业魔术师用一只手吸引人的注意力，而用另一只手变着戏法。

但这回招术失灵了。他刚取到东西，就有人从后面撞上来。

“对不起，老兄——先生，抱歉，”那人用牛津口音改口道。是那种在某种情形下能让文明人感觉舒服的声音。

格林高德甚至没作反应，只是向右转身，准备洗手然后离开这里。他走到水槽边，拧开水龙头，朝镜子里看。

很多时候，脑子的反应要比手快。这时，他看到了刚才撞他的那人的一双蓝眼睛。眼睛再普通不过，但眼神却不是。等他的脑子下令身体行动的时候，那男子的左手已经伸过来抱住他的头，一件冰凉、锋利的东西刺进了他的后颈，刚好在头颅下面。他的头被猛得往后一拽，刀子趁势插进，彻底切断了脊髓。

他并没有立即死亡，当肌肉的一切电化指令都停止的时候，他的身体瘫倒在地。一切感觉也随之而去，只剩下颈部某种隐约的灼烧感，刹那间的震惊使得疼痛并不剧烈。他拼命想呼吸，但却想不明白自己怎么再也呼吸不了了。那男子像拖着一具百货公司里

① Six Day War，一九六七年六月发生在中东的那场六日战争，此战中以色列击败埃及、约旦和叙利亚。

② Spanish Steps，罗马市内一处旅游景点。

的人体模型一样将他调了个向，拖进一个厕所单间。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想着。他看着那张脸，却无能为力。那张脸转过来，把他视作一件东西，一样物体，甚至连憎恶也谈不上。戴维无助地转动着眼珠，眼瞅着自己被放倒在厕所的地上。那男子过来把手伸进了他的外套去摸他的钱包。难道仅仅是抢劫不成？抢劫摩萨德的一位高官？不可能。随后，那男子又揪着戴维的头发，让他低垂的脑袋抬起。

“*Salaam aleikum*^①，”杀手意思是说：愿你安息。那么，这人是阿拉伯人？可一丁点儿也不像阿拉伯人。他肯定已是一脸狐疑。

“你真的信任哈桑吗，犹太佬？”那男子问他。声音里并不见扬扬自得。冷冰冰的语气中透着蔑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脑子还未因缺氧而死亡之前，戴维意识到自己中了最老套的间谍陷阱：用冒充身份吸引对方上钩。哈桑给他情报从而确认他的身份，引他上钩。死得真窝囊。只来得及琢磨一件事了：

主是惟一的。

杀手仔细将手洗干净，检查了一下衣服。不过刀子这样刺进去是溅不出多少血的。他把钱包还有装情报的小包放进口袋，整了整衣服便出去了。他在自己的餐桌前停住，留下二十三欧元的饭钱，包括不过几分钱的小费。他不会很快回来。在乔瓦尼饭店完事之后，他步行穿过西班牙广场。他注意到路边有家伯罗尼西装专卖店，觉得自己有必要换套衣服了。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不设在五角大楼。这座世界上最庞大的办公楼给陆军、海军还有空军都留出了地方，不知怎的把海军陆战队给漏掉了，后者只好在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离李氏高速公路^②四分之一英里处的他们自己的海军附属建筑群内办公。这谈不上是牺牲。海军陆战队历来就有点像美国军方的一个继子，从技术上说是海军的一个附属部门，原本就是作为海军旗下的一支部队供调遣的，省得把陆军士兵装到军舰上运来运去，既然陆军与海军从来都没法友好相处。

天长日久，海军陆战队的存在便愈发合理了，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它是外国人所见到过的美国国土上惟一一支作战部队。无需担心沉重的后勤压力，甚至不需要战地医院——有些士兵兼做卫生员——每个海军陆战队队员都可以作战，在那些对美利坚合众国无半点好感的人眼里，是一群令人生畏、冷酷无情的家伙。出于这个原因，在美国各

① 伊斯兰国家问候语。

② Lee Highway，这条高速公路以美国内战期间著名将领罗伯特·爱德华·李命名。

兵种中，海军陆战队总是受人尊敬，但并不总是讨人喜欢。对于庄严的军队来说，他们过于露脸，过于耀武扬威，过于注重公关。

当然，海军陆战队行动起来就像一支小型军队，甚至拥有自己的空军，规模小，但杀伤力大。现在还有了一位情报头目，尽管一些军方官员明确表示这不合规矩。海军陆战队情报总部是个新建机构，其部分的目标就是赶上陆战队其他部门的工作。负责人叫特里·布劳顿少将，代号 M-2——“2”是情报人员的数字代码；他一个矮小壮实的家伙，职业步兵出身，对这项工作忠心耿耿，为的是让情报工作更加实在些：海军陆战队认为必须记住，冲锋陷阵的士兵要想活命，就得依靠可靠的情报。海军陆战队还有个秘密，就是它的本国情报人员都是一流的，甚至强过空军部队的那些认为飞行员必须绝对聪明的计算机高手。从现在起的十一个月内，布劳顿主持建在北卡罗来纳州列尊营的海军陆战队二部的工作。这则令人高兴的新闻一周前才到，他仍旧陶醉在其中。

对布莱恩·卡卢索上尉来说，这同样是个好消息。去见一位将官，即便没那么可怕的话，也还是要多加小心。他身着 A 级橄榄色制服，佩着整套武装带，和被授予的所有勋带，不太多，其中几条还挺漂亮，他领章上的金色跳伞翅膀也一样，还有一堆射击奖章多得足以给布劳顿少将这样的终身步兵留下印象。

M-2 把一个中校使唤作勤杂员，外加一个黑人枪炮女军士作为私人秘书。这一切让年轻的上尉觉得颇为古怪，但从没有人对部队的逻辑性说三道四，卡卢索提醒着自己。就像他们喜欢说的：二百三十年的传统不受时代进步的左右。

“将军现在就见你，上尉，”女军士握着电话，抬起头对他说。

“谢谢你，军士，”卡卢索说着起身朝门走去，女军士已经把门打开。

布劳顿与卡卢索想像中的一点不差。六英尺不到一点，那胸脯没准能让高速飞来的子弹转向。头发比胡茬长不了多少。对于大多数海军陆战队的人来说，当头发长至半英寸，就需要上理发师那儿跑一趟了，经历一个痛苦的理发日。在看着文件的将军抬起头来，用一双冷冰冰的黄褐色眼睛上下打量着他的造访者。

卡卢索没有敬礼。同海军的军官一样，海军陆战队的人一般不敬礼，除非是全副武装或是“戴”着军帽。目光观察持续了大约三秒钟，感觉像是过了一星期。

“早上好，长官。”

“坐下，上尉，”将军指着一张皮椅。

卡卢索便坐下了，但曲着腿，保持着立正的姿势。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这儿吗？”布劳顿问道。

“不知道，长官，他们没告诉我。”

“在侦察部队里怎么样？”

“我很喜欢这工作，长官，”卡卢索回答说。“我想我拥有的是整个海军陆战队中最好的一批军士，这工作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在阿富汗干得很出色，这里头讲的，”布劳顿举起一个四边贴着红白条胶布的文件夹，那表明是高级机密材料。特殊军事任务经常就属于那一类，当然了，卡卢索在阿富汗的工作绝不会成为全国广播公司夜新闻的报道内容。

“非常叫人兴奋，长官。”

“干得好，这里头说的，你让你的人都活了下来。”

“将军，那多亏有个海豹突击队的战地急救员跟着我们。沃德下士的枪伤相当重，兰戴尔军士救了他一命，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为他申请了一枚奖章。希望他能得到。”

“他会的，”布劳顿向他保证，“你也会的。”

“长官，这只是我分内的工作，”卡卢索说。“我的部下做了所有的——”

“是个优秀年轻军官的苗子，”M-2 打断他。“我读了你的关于这次行动的报告，也读了沙利文军士的。他说你作为年轻军官在第一次军事行动中就表现得很出色。”枪炮军士乔·沙利文以前上过战场，在黎巴嫩和科威特，还有几个上不了电视新闻的地方。“沙利文曾是我的部下，”布劳顿告诉他的客人。“他就要晋升了。”

卡卢索频频点头。“是的，长官。他早就能够提升资格了。”

“我看了你对他中肯的评价。”M-2 拍了拍另一个文件夹，这一个不是高度机密文件。“你对待部下总是不吝赞扬，上尉，这是为什么？”

这话让卡卢索眨了眨眼睛。“长官，他们干得棒极了。无论如何我也提不出更多的期望。我能带领这帮海军陆战队队员战胜世界上的任何人。即便是那些新兵，有朝一日也都能做中士，有两个活脱脱就是‘军士’的样子。他们很卖力，聪明得还等我吩咐做什么，他们就开始干得头头是道了。他们中至少有一个是当官的料。长官，这就是我手下的人，有他们我真是太幸运了。”

“而且你教导有方，”布劳顿补充道。

“这是我的工作，长官。”

“不再是了，上尉。”

“我没听懂你的意思，长官。这支队伍我还要带十四个月，新任务还没下来呢。”虽然在第二侦察部队待上一辈子他也愿意，但卡卢索估计自己很快就要升为少校了，也许会调到第三海豹突击队，任侦察部队行动指挥官。

“情报局那个同你一道进山的家伙，合作得好吗？”

“詹姆斯·哈德斯迪自称在特种部队干过，四十左右，是个相当不错的老兵，能说两种当地的方言。情况不妙的时候不会尿裤子。他——哦，他给我相当的支持。”

高级机密文件夹又出现在 M-2 的手上。“他这里说那次伏击中你救了他一命。”

“长官，话要这么说，遭遇伏击的时候没有人会显得那么聪明。当时哈德斯迪先生正跟着沃德下士在侦察，我在调试卫星无线电。那帮坏蛋相当狡猾，藏在一个非常不易察觉的地方。但他们行动过于仓促，急于朝哈德斯迪先生开枪，第一发子弹没射中他，我们转移到山上包围他们。他们的安全防范不够好。沙利文军士带着他的一队人马抄右边过去，当他们各就各位时，我带着我的人马到中间。总共用了十到十五分钟的时间，然后沙利文军士打中了目标，从右边十米处射中了他的头部。我们想留活口，但事情既然发展到这种地步，也就不可能了。”卡卢索耸了耸肩。上级可以指挥军官如何行动，但在紧急情况下，就起不了什么作用。再说，那家伙也不会乖乖成为美国俘虏，要把袋子套在那家伙身上也够费事的。最后的战绩是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重伤，十六个阿拉伯人被击毙，还有两名被活捉当了战俘。战果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好。阿富汗人是够勇敢，但他们也不是疯子——或者，更准确地讲，他们在按照他们自己的主张选择殉难。

“有什么教训可吸取吗？”布劳顿问。

“他们没有过多的训练或者说训练的环境不太好，长官。真实情况远比训练要来得难对付。就像我所说的，阿富汗人够勇敢，但他们没有受过训练。你永远也无法知道哪一个会跟你拼命，哪一个会临阵脱逃。在匡蒂科^①他们教我们说，你必须相信你的直觉，但他们又不告诉你什么是直觉，你不能总有把握断定自己听到的是不是正确的说法。”卡卢索耸了耸肩，继续按自己的思路说下去。“我猜这对我我和我的海军陆战队来说是管用的，但老实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别想得太多，上尉。大难临头的时候，你是没时间考虑得那么周到的。你应该预先就想好。你怎样训练你的手下，怎样给他们布置任务。你为行动做了思想准备，但你永远也无法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无论如何，你每件事都干得不赖。你给哈德斯迪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实在是个相当认真的家伙。事情就是这样。”布劳顿给出了结论。

“对不起，什么事，长官？”

“情报局想同你谈谈，”M-2 宣布，“他们正在招募人才，他们想到了你。”

“做什么呢，长官？”

^① Quantico，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位于弗吉尼亚州，也是《沉默的羔羊》等多部惊悚片的拍摄胜地。

“没告诉我。他们正在寻找能打仗的人。我想不会是间谍活动。也许是白宫辅助军事机构。我猜会是个新建的反恐机构。我不能说我很乐意失去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但对于这件事我没什么好说的。你可以拒绝这要求，但事先得去同他们谈一下。”

“明白了。”他其实不明白。

“可能有人让他们想起了另一个相当出色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布劳顿说。

“你是说杰克舅舅？老天——对不起，长官，自我进入海军陆战队基础学校^①以来我就一直在回避那个。我只不过是海军陆战队0-3部队中的一员。我没有其他要求。”

“很好，”这就是布劳顿想说的。他看见自己面前站着的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曾将《海军陆战队手册》反反复复地读过、不忘记其中任何一个重要部分的年轻军官，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就是过于认真了，但他自己当年也是这样。“好吧，两小时后你就该到那里去了。有个叫皮特·亚历山大的，以前也在特种部队干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曾协助过情报局工作。据我所知，他人不坏，可自己并不想出人头地。谨慎行事，上尉，”他示意来客可以走了。

“是，长官，”卡卢索应道，他并拢腿，摆出立正的姿势。

M-2 微笑着鼓励他的客人。“永远忠诚^②，孩子。”

“明白，长官。”卡卢索走出办公室，冲军士点点头，跟那个连头都没抬一下的中校连声招呼也没打就径直下了楼，琢磨着等在自己前面到底是福是祸。

几百英里以外，另一个姓卡卢索的人也在思索同一件事情。作为美国一个重要的执法机构，联邦调查局因为调查上世纪三十年代《林德伯格法案》通过不久后开始发生的一系列洲际绑架案为自己赢得了声誉。这类案件的成功告破大大降低了绑架勒索案的发生——至少对于聪明的案犯来说是如此。调查局一起一起地了结了那些案子，职业罪犯终于明白，这种形式的犯罪不过是小孩的把戏。这样持续了几年，直到非谋财而是另有图谋的绑架案开始发生。

要逮到那些家伙可棘手多了。

那天早晨，佩内洛普·戴维森在去幼儿园的路上失踪了。她父母在她失踪后的一小

① Basic School，海军陆战队基础学校，海军陆战队大学所属院校之一，是培训海军陆战队新任命的少尉军官的学校。

② Semper Fi，美国海军陆战队座右铭。

时内打电话向当地警察局报警。很快，当地的治安办公室又电告了联邦调查局。按照规定，为尽快营救受害者，联邦调查局可以跨越州界行动。阿拉巴马州的乔治镇距密西西比州界不过半小时的路程，于是，联邦调查局驻伯明翰的办事处像扑向老鼠的猫一样立即投入到这起案件中去。按照联邦调查局的叫法，绑架案被叫做“七号案件”，办事处的探员几乎倾巢出动，驱车前往西南方向的那个农贸小镇。每个探员都对这桩徒劳无益的差使充满了忧虑。绑架案一般有个时间上的说法。大多数被害人会在四个或六个小时内遭性侵犯或被杀害。只有奇迹才能让那孩子尽快活着回来，但奇迹并不总是发生。

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有妻有子，有一线希望也会尽力而为。办事处的ASAC——特工助理主管——是第一个与那名叫保罗·特纳的地方治安官交谈的。调查局的人认为他是一个破案的业余爱好者，因他这个人颇有些深度，特纳自己也这么认为。一想到辖区内有个女孩遭蹂躏，被谋杀，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对联邦政府派来的援助当然表示欢迎。照片被分发给每个戴着警徽和佩有枪的人。地图也摊了开来。当地警察与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一起，朝位于戴维森家与学校之间的那片区域进发，两个月来，每天早晨，小女孩都是经过五个街区到那里去的。住在那条路的每个人都被走访了。而在伯明翰，计算机正在排查方圆一百英里以内有性犯罪可能的人，探员和阿拉巴马州警察也被调去走访这些人。挨家挨户地搜查，一般需经过业主的同意，但许多时候并不这样，因为当地法官对绑架深恶痛绝。

对于特工多米尼克·卡卢索来说，这并非他的首桩大案，却是他参加办理的第一个“七号案件”，由于他尚未成家，没有孩子，想到有小孩失踪，起先还无动于衷，但接着就热血沸腾了。看她那张“正式”的幼儿园相片，她有着一双蓝眼睛，金色偏棕的头发，还有可爱的、浅浅的微笑。这桩“七号案件”不是图财。这是个工人家庭，很普通。父亲是当地电子商场的的一个线务员，母亲在乡村医院做兼职护工。两人都是按时去教堂做礼拜的虔诚信徒，经初步调查，均无虐童嫌疑，不过也还会再作深入调查的。来自伯明翰联邦调查局办事处的一名高级探员擅长画像，最初的复原像颇为恐怖：这个未知的目标有可能是个系列绑架者和杀手，对孩童有性暴力倾向，知道犯罪后最安全的就是杀人灭口。

卡卢索认定罪犯就在那片区域的某个地方。多米尼克·卡卢索是个年轻探员，从匡蒂科出来还不到一年，这已经是他的第二个任务——未婚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在面对差使的时候一般别无选择，比暴风雨中的一只麻雀强不了多少。他起先被分派到新泽西的纽瓦克，待了整整七个月，不过阿拉巴马州更合乎他的心意。天气经常都很糟糕的，但至少不像那个肮脏的城市那样乱哄哄的。如今他的任务是在乔治镇以西的这片区域巡查，